

第十五回 清君側良玉氣死 墮揚城可法投江

話說阮大鍼拿了柳敬亭，送在獄中監禁。遂親赴黃河調取三鎮人馬，在阪磯截殺左兵。黃、劉二鎮見了兵符軍牌，遂不顧守河，即刻撤兵，在阪磯上設了弩臺，架起炮來，使鐵鎖截攔江面，以擋左兵進路。那左良玉令其子夢庚駕船前來搶殺，不料弩臺上亂箭齊發，不能前進，大敗而回。

良玉恐兒子夢庚被亂兵引誘，時常勸諭，不在話下。忽聞黃得功截殺阪磯，先鋒敗回，大驚說：「黃得功也是一條好漢，怎的受馬、阮指撥，祇知擁戴新主，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，豈不可恨？」叫左右：「快請巡按黃老爺、巡按何老爺過船議事！」黃澍即忙過船相見，良玉喜曰：「仲霖果然到來，何公為何不見？」黃澍說：「他至半路回去了。」良玉歎曰：「憑他罷！目下黃得功截殺阪磯，三軍不能前進，如何是好？」黃澍說：「這倒可慮，且待袁老爺船到再商議。」忽報曰：「袁督撫老爺船到了！」三人見面，作揖而坐。袁繼咸曰：「適在武昌，回署整頓兵馬，願隨鞭弭。」黃、左二人說：「目下黃得功截殺阪磯，先鋒大敗而回，這便怎處？」袁繼咸說：「事已至此，欲罷不能，快快遣人遊說纔好。」左良玉說：「敬亭已去，無人可遣，奈何？」蘇昆生在旁說：「晚生與他頗有一面，情願效力！」黃澍說：「昆生義士不亞敬亭，今日正好借重！」

大家正在商議之際，忽有人飛報說：「九江城內一片火起，袁老爺本標人馬自破城了！」袁繼咸驚道：「俺本標兵馬怎麼自破城池？了不得！」左良玉大怒說：「豈有此理，不用猜疑，定是我兒子左夢庚做出此事，陷我為反叛之臣。罷了，罷了！有何顏面再見江東父老？」遂即拔劍，急欲自刎。黃澍抱住良玉，良玉即握住袁繼咸手，注目說：「臨侯，臨侯，我負你了！」大呼大叫，嘔血倒地而死。眾人慟一回，袁繼咸、黃澍見良玉氣死，三軍無主。遂回武昌同何騰蛟另做事業去了。良玉兵馬亦各逃散而去。

昆生見如此光景，默了一會，說：「他們竟自散去，剩下俺蘇昆生一人守著元帥屍骸，好不可憐！」不免點起香燭，哭奠一番。等他兒子奔喪回船，收斂停當，纔好辭之而去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英雄不得過江州，魂戀春波起暮愁。

滿眼青山無葬地，斜風細雨打船頭。

卻說黃得功祇知截殺左兵，以致左良玉因子夢庚叛逆，憤恨而死，卻丟下黃河一帶無人把守。於四月二十一日北兵渡河入淮，史可法帶領淮陽三千兵馬敵擋不住，祇得棄了淮安，保守揚州。爭奈三軍離心，各有投降之意，可法設法安撫，三軍祇是不聽。此時束手無策，頓足說：「看此光景，分明有離叛之心，不料天意人心瓦解，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恩！」遂拍胸大哭，淚下如雨，皆成鮮血，戰袍皆赤。三軍見元帥如此，各自感動良心，一齊至可法面前跪懇，說：「元帥忠心俺們盡知，倘北兵圍城，俱聽元帥指揮，死戰不移，務必守住這揚州，誓無他志！」可法聞言，止住淚痕，安慰眾軍，調撥人馬守禦。

不意北兵所向無敵，兵到之時，各自納款投降。自得了淮安，遂圍揚州，三軍雖各用心守禦，而城內糧草缺乏，城破祇在旦夕。可法此時竟一籌莫展，惟有親督兵民死守而已。揚州城內，兵民餓死者不計其數。可法料不能守禦，遂自村說：「揚州大半不能保全，倘被攻破，罪無可贖，不如乘夜墮下城去。奔到南京，彼處兵將尚多，保護聖駕，再圖恢復，未始不可。」遂不帶一人，乘夜靜更深墮下城來，沿江飛奔而去。

行至半途，天色已明，祇見沿岸逃難百姓紛紛亂奔，遂止住腳步，略息一回。見一老者背著包裹往南奔走。方欲問他，又見一軍官匹馬而來，見了可法，翻身下馬說：「史元戎欲向何往，怎麼這般光景？」可法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軍官跪道：「小人乃南京城把守城門的，今夜不知何故，皇帝開了城門，攜帶嬪妃逃走無蹤，朝中文武官員盡皆逃散。小人祇得匹馬報知元帥，不料卻遇元帥於此。且問元帥，為何不守淮揚，卻在此處？」

史可法聞軍官之言，遂放聲大哭，說：「我史可法枉讀詩書，空談忠孝！且見淮安已破，揚州難守，意欲奔到南京保駕，希圖恢復。不料，皇上逃奔無蹤，當此國破家亡之時，尚有何面目生在人間！」遂將冠帶袍靴脫下，哭拜於地。老者在旁勸道：「史老爺不必如此，且從容打探皇帝消息，再圖報仇纔是！」可法聞言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老者說：「小人乃南京贊禮，今欲往棲霞山。替崇禎皇帝做好事的。」可法扯住老者說：「你一贊禮尚思報效先帝，我乃堂堂閣部，反欲偷生乎？」復大哭，跪拜說：「大幸皇帝，臣不能為君父報仇雪恨，不敢衣冠見聖上於地下了！」遂向軍官、老者說：「你看那邊兵馬來了。」二人回頭一看，可法縱身一跳，沉於江中，波浪一涌隨水而沒，死於江中。

軍官見可法投江，騎馬而去。贊禮慟哭一會，將衣冠葬於梅嶺之上，歎息不已，往南而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